

喜 鄉 七 號

錫山沈氏宗譜

254
8612
5

休文公祠基址帖

爲乞賜合宗守奉功賢廟祀事本府歸

七都一圖官籍南京欽天監天文生沈九臯狀告前事

世祖梁尚書僕射沈休文總令五禮製書萬卷荷蒙厯

代蠲優廕襲五經博士勅賜德貺家廟傳祀漢述善侯

沈戎晉大司馬沈徽唐太尉沈震宋學士沈括迨我太

祖高皇帝興義初有開國功臣沈壽二沐封侍駕親軍

都指揮使驃騎司馬將軍欽賜誥勅命令准禮部昭穆

受祀於德貺家廟蠲免義莊田土壹拾捌頃陸拾畝冊

開普靜寶積寺沈家洞回仙觀尙書府聽履坊含山唐
棲三元墓墓等處近爲勢家所據嘉靖十三年正月內
欽奉今上皇帝冊封兄女沈氏爲宸妃兄九鼎陞授錦
衣衛指揮使累朝勳戚八議之家有兄生員沈政告蒙
巡按御史批府已蒙給斷德貺廟基壹畝五分奉祀外
餘存未曾經理奈因子孫遷徙不常流離失集使功賢
無祭享之所後嗣無統會之機有居烏程縣烏鎮湖濱
安固馬要歸安縣長橋孺山竹墩等界者或居武康長
興德清杭州紹興寧波嘉興松江者拋離祖業各自爲

宗廟存而無奉祀之主恩廕而失承襲之人上奉朝廷
隆恩下負祖宗遺德實爲天地間之大罪人也臯係葺
譜嗣孫告乞俯察情詞伏望興滅繼絕之政推萃涣離
合之恩查照原行案卷給賜下帖令宗奉祀誠爲萬世
瞻仰之盛典也等因據此查先爲故違敕命吞佔蠲稅
義產勢滅宗祀事嘉靖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抄蒙浙江
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浙西道游案驗前事蒙巡按浙
察監察御史傳批發本道呈據湖州府呈審據沈政供
祠爲照隱侯安定二公先朝之祀產子孫之崇守一也

安定既有書院可風來學又有住宅以贍子孫而沈政
高祖壽二獻餉平吳有佐命之勲秀係休文嫡派譜牒
可徵況德貺廟基明載郡誌云儀鳳橋南祠沈約也宋
崇寧中敕賜廟額沈爲吳興著姓故俗號吳興地主廟
後因兵燹廢爲民居正統中知府趙登勘復其地俱誌
所載甚明沈政所告非爲無據及照胡聯芳所管乃巡
按御史張作具之意原非自行侵佔而胡氏不應招租
覓利以故沈政不忍先朝祀典之地竟爲他人逐末之
區屢舉狀詞志在匡復若不處明終無以服其心本府

欲將郡誌所載德貺廟基給還沈政奉祀而期堂菴址
仍與胡聯芳承管庶幾不湮累朝祀沈之典亦不廢前
官崇胡之意似此無虧爭端可息呈乞照詳等因并解
文卷誌書到道案照嘉靖十八年六月十二日蒙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傅批發烏程縣官籍生員沈政姪沈高
抱學狀詞分巡道查處報由繳依蒙備得查解報去後
今據解到復審相同看得該府所議似出兩平彼此允
宜但房屋未經歸斷相應酌處合無行府委官一員前
去廟菴處所公同沈政胡聯芳并里鄰人等踏勘將原

有德貺廟基址并改修房屋給還沈政改修廟屋以爲崇祀隱侯之祠其後期堂菴基仍與胡聯芳承管并廟傍添造房屋聽其折卸以爲修葺書院之用各簽釘界址明白執照一以存勅賜名賢之廟一以見崇獎先儒之意庶幾古今之義不廢亦可杜二姓之爭端矣緣蒙批行本道查處報繳未敢擅專爲此今將原蒙批詞備由呈乞照詳施行蒙批議處兩得依擬息爭繳蒙此案照爲先前事已經議呈去後今蒙前因擬合通行本道仰府官吏照案內事理卽便委官一員前去廟庵處所

會同沈政胡聯芳并里鄰人等踏勘將原有德貺廟基址房屋給還沈政以爲崇祀隱俟之祠其後期堂菴基仍與胡聯芳承管并廟傍添造房屋聽其拆卸以爲修葺書院之用各簽釘界址明白給帖執照以息爭端俱無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并給過執照緣由繳來蒙此案照前事已經議呈去後今蒙前因除委烏程縣主簿宋裕歸安縣丞郭陞前去廟庵處所公同踏勘簽釘界明自己經帖仰烏程縣各給帖呈繳外今據前因爲照所告係干文賢後裔慮恐外人紊亂宗支深爲未便除查

審誌譜相同印給宗圖各一本執照外擬合通行爲此
合行帖仰收執合宗守奉崇祀倘有外人紊亂宗支者
賚此赴官告理俱毋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嘉靖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白際時公傳

沈君際時諱嗣芳時若公子也時若公依其祖居以耕
讀世其家節儉以治生仁讓以型俗孝弟力田敦本崇
樸大有古風家道頗裕能以節嗇之餘濟人利物君其
繼體也幼讀書聰穎過人里中長老以大器期之顧以
高堂年邁一切家政需爲經理雖身登庠序未能展其
六翮而君亦以孝養爲先晨昏定省甘旨不缺親朋往
來極歡盡禮以怡老人心督課其子義方必飭書云孝
乎固不以彼易此也至其取重鄉里不惜貲財爲人排

難有某以爭業構訟君爲調解之陰以已資爲之修好訟息而其人不知君亦不言也里民貧不能完稅將鬻子以償或負租迫於追呼欲捐生以殉公爲代償之其他陰行其德不爲人知者子孫亦不能悉也嘗論人之出處皆由於命而闇修行善人人可爲顧可爲者不爲而懸於命者力爲之以爲亢宗遺族甚矣其惑也君有潛德身享遐齡有子象賢家聲克紹行見世澤流長而通德之門卽在仁讓之里也因畧敘梗概而傳之論曰人於世間無論窮達貴賤必有益於世方爲不虛

此生自世風不古貧者有求不得相爲構陷富者擁厚

資攘棄一切雖宗族弗顧聞公之風勿愧乎哉

大而可信其前者委自詳何以言之今夫鑿章巴蜀
棟梁興其間若者宜權若者宜衡若者宜持權皆可得
知也故曰可見信其後也若夫千章雲委爭難覩秀
精耀引鑿鑄鑿左右互斷通之一顧而知其所以出百
美矣一焉焉蓋肩宏任遠之相爲天地清剛之氣頭盡精
而身積故望之而鮮爲崇崇遠谷數百年之所造實
過人之雄斯得而有出故曰可以信其前也蓋其赤壁

沙山子譜

卷四

世說新語

譜胄公七十壽序

天下有觀其人而可以信其後者乎曰可天下有觀其人而可信其前者乎曰可何以言之今夫豫章巴蜀羣材蔚興其間若者宜棟若者宜桷若者宜構櫨皆可得而知也故曰可以信其後也若夫千章雲委爭雄競秀持繩引墨錯雜左右工師過之一顧而知其所自出百不失一焉蓋肩宏任遠之材爲天地清剛之氣所盤結而鬱積故望之而知爲崇岩邃谷數百年之所培育非卑薄之壤所得而有也故曰可以信其前也惟士亦然

吾於沈翁諱胄徵之沈先世有淳德至翁之尊人益好行其義敦重信讓凡所施不報之德類皆近俗之所甚難嗟乎爲善至此造物有不爲翁鼓舞欣歎冀得翁之昌大壽考以爲樂者而翁顧泊然不自以爲德日夜誠其子尊師取友淬勵文行凡錢刀猥瑣齷齧之習毫髮不得干預則翁之意量固已遠矣翁爲邑諸生居窮守約讀書爲文章歌頌先民之遺雞鳴而起惟孜孜焉與其徒涵泳遙深鉤元提要以庶幾聖人之道間嘗入都文名滿京師王公大人咸與之交遂延居西席而令子

慎存以武孝廉入都有大人長德之目使翁之爲翁不克如是則慎存恐未必有特立獨行之志卽有其志亦斷不能快然行之由是言之則慎存之所以爲慎存卽翁之所以爲翁也故曰白華之孝子以潔白之養養其親豈非其親先有潔白之志始克有以成其子潔白之養哉明年春翁七十矣飲食康強賢子孫又克自樹立奉觴膝前環繞以爲笑樂甚盛也故予因戚黨之敬酌而祝曰德其山乎翁實基之矣陟焉而不已則見益光大吾知沈子之益力於斯以爲翁壽也遂書之以爲序

夫晉獻公好文益氏叔報之藏書之遺書之
而歸自將其車牛馬質基之矣廻轍而未日限良善實
之禮而猶其禮異誠美樂甚以是時舞則舞矣其聲
善樂而爭善樂于子食舞矣其聲舞于幕矣故曰舞者
禮之樂也其聲之謂也其聲之謂也其聲之謂也其聲之謂也

附錄 諧胄公傳

沈君諱胄諱亦允仲瑩公子乃余內之外曾祖也性英
敏好讀書議論經史卓識超古人之外年二十一游庠
屢戰棘闈不捷後於第五場已中式擬魁因兩主司牴
牾遂被落自是不復試而益負盛名弟子執經請業者
日益衆後遊京師文名傾都下諸貴顯咸與之交各命
子弟受業十餘年後登高第者出君門下居多後年屆
六旬歸里而弟子之貴顯者半在江蘇一時造門請謁
者無虛日新巡撫某君弟子也道經吾邑執弟子之禮

謁君於家時闔省自司道以下迎新撫軍者鶻集門庭
如市伺候奔走終日不得見而君以一諸生下之若以
勢位相較奚啻霄壤所謂師嚴而道尊禮則然也人皆
以爲榮而君不色喜益超然於勢利之外里中或有訟
有以情懇者有以賄贈者君悉拒之終某任未嘗有一
事告也人以是益高之老屋數楹舊書廿卷終日吟哦
其中不知世間更有何事里中人有不識其面者及與
人接和易近人寬然仁厚教子孫淬文勵行不少寬假
偶有懈慢必切責之居恒勤儉樸素樂人爲善一本之

親無不周給余知君之生平梗概最詳遂不辭而爲之

傳

公諱定遠字慎存邑庠生譜胄公之次子也幼英

敏好善讀書與兄敬持同習制藝下陳瓊拜撰而破

詩弱冠即遊庠廩不獲售遂習武藝好結納每

談經世畧自負有幹濟才與同邑楊成志交最善

楊公亦勇敢慷慨相與議論兵法尋燈對坐酌酒

狂歌稱異逆交遂結爲婚姻康熙二十九年同舉

鄉鄉明年偕赴會試俱不售而公獨名重京師庄

謂矜之士爭出其門時爲

沙田集譜

卷四

九世齋堂

慎存公傳

公諱定遠字慎存邑庠生諧胄公之次子也幼英
敏喜讀書與兄敬持同習制藝下筆如夙成而敬
持弱冠卽遊庠公以不獲售遂習武藝好結納每
談經世畧自負有幹濟才與同邑楊成志交最善
楊公亦勇敢俠烈相與議論兵法篝燈對坐酌酒
狂歌稱莫逆交遂結爲婚姻康熙二十九年同舉
大典於鄉明年偕赴會試俱不售而公獨名重京師凡
王韜鈐之士爭出其門時爲

王府賞識遂羅致幕下值秋獮

大典諸王公大臣及庶司百職咸扈公辭各重哀禮具同舉蹕行公亦與焉公精騎射挾矢疾馳所發必中聖祖見之顧問左右曰此何人現居何職從者以實對聖祖大喜曰南人亦有此弓馬耶技勇如此可備干城之選奈何屈抑若此卽費書送習舞蓮戒辭

欽賜長沙守備當是時咸謂公進階有基摠鎮在指顧間耳而公固辭不受曰吾故儒生也祖宗以文學致通顯未聞有以武名者昔歐陽永叔之送田秀

才也謂秀才將家子皮衣白衣從鄉貢舉於有司
吾然則將家子且變武爲文吾乃脫儒冠負弩稱干
馳騁熊羆之隊則雖佩虎符開鎮千里要非吾祖
宗之願吾故儒生也詩書之澤未艾胡爲以武名
耶遂歸鄉里徜徉山水與楊公時相過從酒酣耳
而已熟豪氣勃發仰天長嘯嶽崎厯落之概不異曩時
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性
慷慨好施與遇不平聲色俱厲人皆敬憚之壽六
十有二生於順治丁酉八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

戊三月初四日娶惠氏繼配華氏子三長有恒次
有容三有成墓在大池會其源人習姓號之壽六
論曰天下開創尙武平成尙文今天下疆土已定
放牛歸馬天下習之士非登科甲不貴糾紹武夫
雖享高爵厚祿聲勢赫奕足以震動一國世亦何足
道哉宜公視之如敝屣然窺公之意亦可以知公
之志矣

鑑鏡刻于廿二年夏月同邑黃邛撰

太史館卷之四

韓其惟揚公傳

吾年七十餘所見用情最眞者莫如沈君君諱文德字
惟揚係出休文後父岳生公母陸孺人生君於康熙辛
卯六月幼而穎異年舞勺通經書大義岳生公以舉業
難成且唯一子負笈應試俱當遠離君亦念父母勤劬
而已安坐書室情有難堪遂廢學專理農事岳生公性
方嚴而君承顏順志恒有餘歡年三十七岳生公卒哀
毀骨立念陸孺人在强自飲食後事陸孺人依依孺慕
三十年如一日居家禁賭博戒爭競常以利人濟物爲

心厚施於同族及鄰里之孤寡見人有損人利己之事未能力爲訓戒既成多方排解尤重名節親故中有婦女爲人污穢者將自盡翁與夫將聽之君奔往解救至于涕泣不可挽爲之屈膝求少緩事果旋白君曰吾今夜眠始安矣事之類此者不一又男人有爲不可生之事者力爲掩覆雖素所憎怨亦不介懷且陰以錢帛代爲挽回人以君爲誠而卒信之如是者亦四五焉每言橋梁最關利害故西後洪葛埭楊于橫塹諸橋獨力營幹其贊襄而成者不能悉數嘗過武進之潘墅其河通

江海長橋跨其上板多壞行人苦之君惻然爲買石子
蘇郡而易之誠日已至而石阻于風不得如期乃親往
載焉晝夜兼行至則一墅歡然歎言真信人也與人周
旋氣和而勁見有非理直言無隱人咸諒其厚意而不
爲怪昔人稱劉子翼雖復罵人人亦不恨於君亦云卽
有因而爲人齶齶者郡邑長吏皆知其誠於爲人卒得
直以是咸推重君將以乾隆丁酉十月朔舉爲鄉飲介
賓嗚呼孰知於七月己長逝乎壽六十有七配俞孺人
子一國學生彩孫五人國學生南林南溪南明南開南

田卒之日陸孺人年九十三尙無恙不意十一月亦尋壽終是可知母子相依爲命而君之孝誠過人矣余雖不文深知君之用情由近及遠無往不真自少至老無時不真因慨世之讀書者反多文飾而信五經之外自有人也爰爲述其概云

號諱

年家眷弟何梁頓首拜撰

謹謹晝夜兼程一望燭然燭吾舅哥八世與僕同
蘿薜酒墨衣簾白日夕年而吾子風林莽莽茂草
野鷺飛其上

邦寧公傳

予同里戚好沈公諱天益字邦寧玉振公之子也
生而岐嶷聲若洪鐘迹其爲人愛親敬長敏事慎
言望之儼然接之雍然不徇好惡以隨俗不輕然
諾以欺人一鄉之中咸敬服之曰善人然人所以
重之者大抵在孝友之篤而予所以愛之者則尤
在經濟之才蓋嘗綜其生平而知之矣今夫經濟
之才莫大乎爲國家制田里以廣樹藝開溝洫以
備旱澇當乾隆五十年歲大旱民苦飢救荒之策

莫展一籌公獨慨然曰湖畔淺灘水利可興也遂邀合族而築圍蕩不惜已費開闢至百二十餘畝之多是以一鄉皆歎而此圍蕩中之所獲獨豐由是賴其利者不可勝數公雖布衣終身而教行一鄉澤流閭黨其經濟不有足多者乎然而孝與友亦有未可沒者公少時負奇穎日讀數千言稍長見玉振公多疾不免苦於家政因掩卷歎曰吾父辛勤不克稍安而子乃尋章摘句服勞之義安在耶遂棄舉業而獨肩家務養志之下怡怡然得父

母歡此公之孝也公有胞姊四人而長姊少寡而
貧公爲經理奉其姊一如恭其兄撫其孤一如教
已子寒暖得其時訓誨盡其力久而無間俾至成
人公雖以爲固然而友愛之誼亦不容沒也公年
逾七旬恭遇

萬壽蒙

恩例賜九品職銜於此亦可見善人之報施不爽矣嗟
乎以救荒之功而克享遐齡以孝友之篤而克邀
榮寵善人之後必有達者公之子孫寢昌寢熾又烏

榮可量哉余是以喜而爲之傳

于嘉靖己未歲

安豐侯蒲之故而丙午年通家姻姪胡晟拜撰

想贈禮其鼎俎詩頌指亦可見善人之聲誠不無矣望

萬壽樂

願君子孫永昌

大恩雖則難報誠請交鑿之鑑求奉報更感幸

且于寒鉢其無時藉蓋其狀凡前無時鉢至貳

贊公諱齊壯奉其遺一職恭其泉獻其原義載

御贈撫民之奉財公亦與故因人而更號於裏誠

佩芝沈君家傳

沈君佩芝諱玉田性不羈遇事敢爲恩怨弗顧鄉里中事無大小常身任之雖勞瘁不辭也君世居揚名鄉之方橋舊有宗祠濱橋之北岸未成而毀數十年來基址無存沈氏聚族而居者數十餘家謀建造而力不足君偕族衆設法按丁捐錢其族之散處者追其世系概使捐輸并擇其家之殷實者勸之多出錢爲助遂因其舊址築爲堂室週二歲而祠成君家譜久未修君建祠捐貲時併爲譜事資費計祠旣成卽有事於此經營未已

修短難期君竟溘然逝矣君病中以譜事未就向族之長者瑞高等諄諠相囑誠其次子克峻母替厥志嗚呼可哀也已君之弟佩荃早世君撫育其子女嫁娶及時與已所生無異閭里稱之余與沈氏爲內姻君生平行事余多悉之而敬宗收族之事固其大者重者因爲之傳而列之譜中陳瓊撰非革未刻而距今十有來基址事無大小當與丑文難贊奉不惄也每世各置一碑文
始晉麻芝韓王田卦不惑黜事如獄恩懸象附職里中

繩九公傳

例贈徵仕郎鄉飲賓繩九沈公者余之姻伯也公居開化鄉閃溪之東其長女歸余弟逸卿余與公遂爲姻好然不數數覲後余弟館於公家每一歸輒道公之行誼余猶未悉其詳及觀公改葬其親一節乃確然可信其爲人夫改葬非禮也而公之改葬其親不得謂之非禮何則公喪兩親時年甚幼而家又甚貧遂葬其親於祖塋之麓地雖卑濕沮洳而勢有不得不然者後公以勤儉起家每一省墓輒泣然曰親之生我推乾就濕何等

劬勞吾今置吾親於此地吾之罪百身何贖哉祖塋一日不遷予心一日不釋遂不惜重貲買地於雞坑山旁而改葬云然觀夫世之改葬其親者吾惑焉居業非不豐擇地非不善一旦以人丁稀少命運乖睽遂泥於堪輿之術登山越嶺以覓佳城而好談地理者輒又顛倒是非以嘗厥巧勢必至以其親之朽骨置如亦祺是其親已不安矣而揆諸人子其忍乎哉若公之改葬皆出於不忍之心純乎孝者也亦合乎禮者也公居家本其和順之德發爲溫厚之容故其與人交接不特睚眦不

報并置橫逆不較所謂一鄉善士非耶是以邑侯曾公於道光十七年核實敦請賓筵可知人苟有實不患無名若公者可以爲法矣公諱廷煜字繩九生於乾隆戊子十二月初九日卒於道光癸卯閏七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嗟嗟公之盛德足以縷述而傳之者余弟逸卿之責也不幸先公辭世則余之代弟而爲之者豈能有當於公也哉不揣固陋畧敘生平作贊云

贊曰自公之生適丁蹇運公克成家舊業丕振不吝財以薄親能識天而循分孝行可風儉德堪訓雖及百年

猶留餘韻嗚呼若我公者始足枉轎軒之駕而爲採風
者所顧問之坐臥于蠻蠻公涼與宋晉樂逐銀木客
謂吾當效公計某其擬姻愚姪蔣綸詔頓首拜撰
發憇之責唐不幸我公輜邇余丈升菴而賦之春豈
筆亦非吾所長也聊以紀述於此不以爲失敬也
久矣半二民庶盡歸卒故道我卒我卒我卒我卒
雅各苦空空重相諷我卒我卒我卒我卒我卒我卒
公歎遷米斗升半聲實與備實幾何厭人尋音實不患
辟共置辦盤不舛根節一職善土乘晦莫則特固勿晝

全蜀尚志公傳

尚志公者明剛公之父也明剛公生四子長惟裕次惟
禎三惟康四惟榮兄弟競爽家道隆隆人皆稱之而不
知種德垂裕皆自其祖始夫一樹之植而枝葉榮茂者
必其本盛大者也一水之流而汪洋不涸者必其源淵
深者也覩其枝而忘其木視其流而不溯其源可乎翰
與惟裕昆季同鄉忝爲姻戚知其家世甚悉故得推其
始而言之按公諱耀德尚志其字也公生六歲而孤九
歲而哀遺田見養於叔氏而不甚愛恤苦楚備嘗而公

不怨一旦出汲嘗墜于井若有神助不勞人力而自出于險里人咸異之比長勤于墾田雖祁寒暑雨不怠稍有積蓄娶妻于楊氏然生當不辰兩次遇火歎曰我生殆無翻身日耶後獨行于路見一斷磚咯然翻動公心異而袖之乃益自勤苦時年已近三旬矣自是夫婦同心日積月累得小康焉而公安不忘危甘不忘苦見有不晨炊者歎曰是卽我往年之貧况也輒負米以贈之見有失怙恃者泣曰是卽我幼時之苦景也輒竭力以全之嗚呼公之立心如此而其後有不熾昌者乎今惟

裕昆弟濟美家產之積十倍其祖而有餘

翰

是以推其

始而論之公生於乾隆戊午卒於嘉慶庚申享年六十

有三

論曰以公之行推公之心所謂仁恕者非耶旣仁且恕
措之天下可耳而公之名不出鄉里者其地勢使然也
然而無德不報子孫已有興起者矣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信然哉

姻再姪蕭翰香拜撰

我怨一旦出張君是子非吾舊識過事勢方而自
私說里人異之其長幼于默神靈禪寂飄意稍
育籟聲詩聲斯親民素生當不辰雨次遇火歎曰我生
艱而無濟不舞筆飛日諒興頃者陰懷暗計殊惑衆輿
謂之天不仁耳而愚也尋余再顧重咎其腹發勢乘風
競日以公母晉難公故忍浪播否惑昏非耶謫赴廬
育三欵者孰因是而我往年之貧兄也輒負米以歸之
缺而齋述公坐竹簾劉政子翠牋幕蘋狹中寧早六時
審周策解矣家童之齡十倍其脈而存翁德重如金鑑

友直公傳

古來得父一絕而與父齊名者非徒見於朝廷之上也卽鄉黨自好者其平日行事得以遵循勿失有以示法於後人則亦足爲天下風矣茲乃於沈友直之致孝見之方伊父洪宇之以耕讀自娛也性情坦易爲人排患一無所受閭里稱仁友直公則慷慨正直不苟取與鄰黨不給者周卹之子弟不端者匡直之亦旣足以紹流風而維教化矣然而猶有進今夫叔姪之間襜幃交質無論已卽兄子病而一夜十起退

而安寢較之病視而通夕不寐者猶有閒焉亦可知其心之近於私矣友直之待猶子元龍撫育教訓攻書婚配分給田屋與已出無二豈非克體乃父之意而與古之含飯兩頰全姪棄子者相頡頏歟令子旭翁耄年鏤鑠孫曾蘭茂和靄同堂定能繼公志而光前業則所以全父洪宇公之德而食報於後人者豈可量哉故曰惟孝子爲能承先亦惟仁人爲能啟後賜進士出身

會典館校對

文淵閣檢閱

儀直閣額外翰林於相國朱文正公師第

欽點順天鄉試受卷官內閣中書前翰林院庶吉士愚再

姪徐煥拜撰

舊史氏也不敢辭固疾隸其署號出周文

王平子

碑李衡之表記贊督宋贈建善侯妣梁尚書

左飛卿

表李衡之表記贊督宋贈建善侯妣梁尚書復

號斯年住

表李衡之表記贊督宋贈建善侯妣梁尚書

名遂恩在吳

表李衡之表記贊督宋贈建善侯妣梁尚書

一也孫其

表李衡之表記贊督宋贈建善侯妣梁尚書

而安樂之時，親而通夕，承歡者猶有閒處，亦可謂
其盡之至極。私矣友直之得，猶子五龍，雖有教訓，攻
而撻之，則其星與日俱無二聲，非克體乃父之意。
而莫古之合，無南北之分，姪孽子者，相頡頏歟！余子旭
而立，年幼錄孫，曾謂庶和壽同堂，定能繼公志而光
其家，歎其天縱，始受眷音，內閣中書顏錦琳訓，吉士鼎祚
賜矣，謹開鉢圓。

洪字公傳

丙寅歲 煥 傑直徽垣外館於相國朱文正公師第忽
得先叔會漚公契弟沈旭旦叔手書倩爲伊祖洪字
公作傳 煥舊史氏也不敢辭因按陳其畧沈出周文
王十子聃季後厯漢海昏侯宋贈述善侯戎梁尚書
左僕射約唐太尉震宋學士捨代有喆人至宋名復
號斯年任左中大夫者爲支分始祖第二世持仁公
名近思在吳江十二世淳遷長邑義橋而居焉二十
一世孫世茂字念先洪字其號也性純懿幼時卽刻

苦自勵以躬行實踐爲志稍長篤於宗黨信於友朋有公事卽肩任之排難解紛一無所取亦未嘗形勞覩凡遇喪自含殮以及殯葬必誠必信一無毫髮憾居閒自朝至晏不遑暇逸衣服飲食自奉儉約卽一草一木必惜物力艱難遇親族中寒苦者則厚濟焉以公之志行公之材而不得大其施究其用故所述止此然已有得於古人之仁德而足爲鄉黨風也已且吾聞之積之厚者光自遠蘊之深者流自長此積善之家所以必有餘慶也若洪宇公之仁厚眞所謂

不昌於其身而昌於其子孫者矣況又有肖子友直

之克纘父風者歟

賜進士出身

玉牒館協修

會典館校對

文淵閣檢閱

欽點順天鄉試受卷官內閣中書前翰林院庶吉士

勅亭徐煥拜擇

苦自厭以明行實爲志學與其子友
有公事卽稱憂之撫難解勞一讓事窮極我實形愧
知歸則失職情愛若官員關中謂節練林野則害主變
文關閭外闕至於不以爲道亦屢微負自奉儉約則
會典翰妙達必得物力聚雖遇親族中寒苦者彌亟然
王糲襲紳紳志存之材而不得大其施寃其用故所遺
雖過士出良已而譽於古人之仁德而是爲鄉黨風也
之京饗交誠音想者尤有遠邇之深者流其長此
未嘗棄其根而剪竹其子篤昔余時天子嘗

蘇軾半耕小傳

沈君名國禎字旭旦號半耕友直公子也兩世俱以敦
睦淳樸垂裕後昆載在徐中翰舫亭傳中不復贅君性
好書籍繙閱不去手爲人氣宇宏深心計周慎不苟言
無過舉闇閑咸矜式焉耕讀之餘兼習計然之術嘉慶
九年吳中大水鄉愚竟有結隊而取非其有者君正色
規戒里人里人肅然聽從有以材木保障圩隄設立水
椿請者應之不少怠一方隱受其澤焉親串中有婺婦
苦田畝過戶不明君奮然力爲辨白餽以金笑曰吾欲

效仲連之無所取也其任恤廉介如此旋以沈氏宗譜
自義橋分支以後散佚經久君殫厥心力偕姪德和再
姪敬敷採摭成編糾族人出貲以續入之且獨捐祭田
三畝以助宗祠蒸嘗而刊入家乘焉亦可謂周且至矣
夫敦本者未必大積厚者流自光行見年登大耋後嗣
熾昌此理之必然者無待余之覩縷也爰越例而爲之
傳

舊數垂裕發祖世基中興祖享爵中不茲贊舞封
論曰我鄉中擁厚貲享素封者親親誼薄問及高曾以
前輒茫然不知所對於敬祖收族之義何居水有源木

有本尋源溯本俾世次瞭如雖庸行也亦足爲鄉邦之式也已

公開列傳之例而殺世士大夫沒往往有辱然稱者傳其行誼非正經其言實號

崑山余夢星撰

行即

不與著書當據實以傳之聖人有嘉言懿行惟不顯達尤當據實以傳之何則傳者之行不傳而自傳微者之行非轉將不轉輒取短於風雲有誼卓卓而不違者苟得其聲每樂傳之若吾邑就公就讀者尤行誼之卓卓者也公聲鏘亮較其字聲清音門開化鄉之方橋爻玉圃學佩芝系

此家也大武誠言公之後公薦于孝友而才尤敏達故

義仲達之無所取也其往恤庶介鄉此莫以沈氏宗連
自義橋分支以發墮後經久君殫厥心力倍經德和再
延厥繼採摭遺編輯成家法捐貲以續夫之直獨捐祭田
而歸以助宗嗣蓋嘗而刈入索乘焉亦可謂厚其至矣
其子某某者天祐厚者惟自光行見年登耄耋復嗣
繼昌此種之恩澤者無待余之觀綴也爰越制而爲之
傳

宜山余豐呈巽

詣祖西鄉中據厚蕡亭素封者親親誼薄聞放高曾以
林木繁盛外附於大艸聯繩各處亦有微隙痕痕文

克峻公傳

自太史公開列傳之例而後世士大夫沒往往有傳然傳者傳其行誼非止傳其官爵謚號也故人有嘉言懿行卽不顯達皆當據實以傳之且人有嘉言懿行惟不顯達尤當據實以傳之何則顯者之行不傳而自傳微者之行非傳將不傳也故吾於鄉黨行誼卓卓而不達者苟得其實每樂傳之若吾邑沈公克峻者尤行誼之卓卓者也公諱鏞克峻其字世居南門開化鄉之方橋父玉田字佩芝系出宋左中大夫踐言公之後公篤于孝友而才尤敏達故

鄉里有大事紳耆必踵門請謁而公亦勇於行義凡所當爲身任不疑事成不伐卽如道光三年歲歉通邑設局煮賑南門之局設於橫山邑侯李公按臨見其規模之善捐集之多律詢所以諸董交口推公邑侯亦爲色動事竣邑侯欲給匾旌公諸董欣躍以告公辭以室小不足容嘻公之室豈真不足容者公蓋有功而不欲居耳夫當日之事倡始者惟公規畫者惟公匍匐勸捐不辭遠近者惟公有功如此而不居且并晦其不敢居功之意而託言以謝雖古篤行君子何以加諸雖然天下事特患無實不患無名

惟公不敢有名人故益重公名古人云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不其然乎且公之所以名重一時者非獨外
事然也按公故家貧年二十而失怙哀毀如禮有兄尤早
卒遺兩女公撫之如己出既而葬其父兄于新阡不敢以
貧故草草今觀其墓碑則矻如城則曠如松楸檜柏輝映
鬱如其事死如此則其事生可知記曰立愛自親立敬自
長公惟篤於孝友故能修宗譜葺宗祠保寡扶孤敦睦之
誼終其身而無已也公生於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卒於道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方其疾亟也彌留之際猶

能會集宗黨命長子承家母許分析兩弟命次幼刻意讀書家事一聽兄令喪葬不可越禮嗚呼人當垂絕神氣每每散亂而公能若是非其平日克已省身烏能至於此哉公生平最喜讀書重斯文其仲子繡從余遊故得詳悉而爲之傳

贊曰人不必以文名要不可以虛生公卽未與乎鄉舉與州選而實無愧乎先達之老成行旣卓越才更崢嶸自公而後誰繼其聲

年愚弟龔恩培拜撰

鵬冲沈公傳

同里鵬沖沈君重信義明禮讓和平溫厚有古人風憶髫
時偶爾過從覩公之行止端方語言質樸心竊儀之迄今
公往矣而公之流風遺澤猶令鄉人稱道不衰是非公之
名實相符曷克臻此令嗣蕙芳姻丈與余爲忘年交深情
逾格及觀其持己以信待人以寬處家以儉益知蕙芳之
得力於家教者深殆所謂善者必有後也今秋九月適值
蕙芳六十壽辰四代一堂親朋競祝將製文以爲蕙芳壽
蕙芳曰先人之懿行嘉言久將湮沒爲某壽曷若爲某先

人傳余作而歎曰善哉其仁人孝子之言乎里有善人而使之久失表章是余之咎也遂不敢以不文辭公姓沈氏惟仁其名鵬冲其字世居顧碼頭後遂徙居經城里曾祖浚明祖君甫父文華代有隱德公幼而端重舉止若成人及長入太學棄書爲治生計性慷慨好施與親朋中以緩急商者應之無吝色亦無德色每爲人排難解紛輒視之如已事姪某聽人簧鼓構訟於官公涕泣諄規語語從血性中出姪亦感悔訟得寢待之如初無少芥蒂居恒每以讀書未成爲憾故課子延師至忠且敬自奉獨約而供塾

必豐有縉紳家所弗及者暇則繞館徘徊隔簾聽讀意甚
樂也家近蠡濱擅湖山之勝晚年家中落公處之晏如惟
志樂田園含飴弄孫以自適家政悉付諸後昆而蕙芳仰
體先人悉心經理至於今家業復興孫枝競秀此可爲公
傳而亦可爲蕙芳幸矣所謂善者必有後信然哉公歿於
道光十九年享年七十有一配楊氏賢明淑慎先公七年
卒子三長卽蕙芳名樹百原名耀祖國學生次耀德勤學
早世三耀奎承叔氏公後女四孫男五人曾孫十二

論曰吾見天下有儒其名而賈其行者矣方領矩步侈談風教人共目爲通才彼亦自居名士乃考其實行爭錐刀之利等骨肉於途人而名與行實不相符惟公身處會計之中而能以節義自持釁啟家門之內而能以誠心相感是其學問涵養雖儒者不是過也彼世之儒名而賈行者其亦可少媿也夫

例授文林郎癸卯科經魁候選知縣

樂山宋廷齋

同里世姻再姪何學鴻拜撰

豐都縣志稿

墨林公傳

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古人之奇智今人所欽慕也前人
之大節後人所興起也况乎罹末造之奇災作保身之
明哲死而能生危而能安以夏侯開曹氏之先聲以拓
跋爲元宗之始祖此尤昔賢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貴者
吾蓋閱墨林闕公之遺事而知其可傳焉公諱彝本沈
氏子幼有奇稟年逾冠與東林諸君子游時魏閩秉政
禍延縉紳凡才學倜儻之士必挫折而辱戮之公知名
捕之將及也以爲徒死非仁失節非勇遂由開化鄉避

地新安鄉舅家闢庄託姓爲闢以耕以讀以似以續厥後瓜瓞繁衍人因名公所居巷爲闢巷云議者謂木本水源聖賢所重背宗蔑祖世俗所譏公乃棄沈氏之原流作闢家之鼻祖揆諸孝義不無愧焉不知子姓繁矣誰非羲燧之裔孫周室王矣竟判鄭吳之分派歐陽以異姓而聯宗錢陶因睦姻而同族皆行一時之權變立萬世之常經且昔范蠡之避名也一改而爲鴟夷子再改而爲陶朱公蠡旣老死於陶其後遂從陶姓論者爭稱蠡之智不識蠡之過倘於公獨有議焉不亦僨乎且

夫議公者議其不孝而已世未有能忠而不能孝者也
公旣隱姓名明鼎亦旋革順治中禩 詔天下臣民雍
髮改服違者孥戮一時故老遺民守節而以身殉者不
可勝計公雖伏居僻壤默矢孤忠其勢岌岌不可終日
郡守宋某者受學於公者也屢謁公勸公爲門戶計公
曰吾年逾八十死有餘辜爾無饒舌宋守恐公之罹禍
也因行鄉飲酒禮而舉公爲大賓且表公閭曰一鄉善
士蓋欲移公意而全公身也公拒之不能受之不可閱
數日遂卒而公之苦節於是全矣而公之梗概無可議

矣後之人承其堂構日熾日昌讀書則鳳彥盈門爲善
則雁磬哺粟但守卉服黃冠之舊不列印纍綬若之班
者天所以報公德而成公志也乃爲贊曰東林黨禍振
古希聞冤含千載碎首紛紛國祚傾覆誰念舊君公乃
潔身得當而止一髮千鈞維持綱紀奇逢炎武均堪比
擬世世子孫敬承罔替

光緒二十三年春王月

泰和劉秉忠鼎水誠草原中翰後學陸紹雲譔

庚寅公嘗端其不華而好丹朱亦論德而不論才出

春江公傳

公姓沈氏諱春江字蘭亭余先兄之泰岳也余家與沈

氏數世聯姻吾年最少當弱冠時公已老於公之行事
不盡見而父兄輩時噴噴道之公幼讀書姿性穎悟每
構一藝壓倒輩流當時目爲大器後應童子試輒不售
人以是爲公惜而吾獨不爲公惜者爲大器必待晚成
也公之初頗有遺產性慷慨好施與縱橫揮霍不稍吝
又喜爲人解紛每遇固結不解處輒賠錢以解之兼之
婚嫁事多豪舉動輒數百緡畧不介懷故公之家境漸

落人又以是爲公惜而吾仍不爲公惜者轉恐多財之
爲累也後值庚申粵匪之變東西奔走迄無定期兔守
田園倉箱坐竭廻視四郊村落半付刦灰而錦繡之鄉
竟作蹂躪之地則公之境日益落而公之志仍不少衰
迨粵逆旣平里人散處四方者漸漸復業朝廷宏開取
士之典公以老子鑿戰童塲卽取郡庠生大器晚成於
此時卜之矣惜乎兩上棘闈未登薦牘秋風白下空歎
劉蕡向之視爲晚成者至是而域於小成是則可爲公
長太息者也公享壽七十歲配何氏子二人長繼成吾

師也中年而歿次繼昌被擄不歸孫三人長克齋奮志
力學十五歲應縣試卽列前茅奈不永其年遽赴玉樓
之召次德初成室三福初早卒今僅存重孫一人永年
天將爲公留此一綫以遠紹書香乎余曷禁拭目望之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清和月

眷晚生周渭頓首拜譔

也。故知其事之急矣。向使此
事不急，則當以爲子孫之私，而爲
之急。則當以爲公之壞，眷顧空懼，雖
於辭更生三筆，纔卒工酉尚厭凡庸，復
天御誠。參置演于難以盡，降告番平，余邑禁
其日，望之
也。吾大聲倚劍，塞江，蹶蹶早卒。今
吾學平王，微無彌縫，則與夙昔
相處，重乎斯文，豈空難昌蘇哉？不韻無三，大異良齋。舊有

佩玉公傳

天下事意中者有可避意外者不及防天倫樂敘位正家人事之意中者也變起蕭牆禍生不測事之外者也至於遠適異國舉目無親經人生不經見之端則尤在意外之外焉如我姨丈佩玉公者遇此矣按姨丈姓沈氏名瑤少而穎慧頗知文墨事親至孝晨昏定省鮮肥甘美悉羅致之以故家益艱因遂棄儒習賈性豪爽不拘拘於小利人以爲有范大夫風嗜酒好客與諸友飲縱談時務議論風生直使才人學人一齊頰首所謂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者人以爲與孔北海相頡頏矣年四十其父辭世有胞妹四人悉遵母意厚嫁之所居與宗祠爲鄰一切出入之費咸經理焉咸豐五年又與族人春江泰初輩續修宗譜姨丈實爲之倡披星戴月三載於茲循序詳稽凡上下塘支派絲毫不爽是以嘉慶間譜僅八卷至此乃成二十卷釐然秩然後來居上亦足見我姨丈之苦心孤詣有不同於尋常者若夫鄉鄰有鬪鄉鄰有急則又排解之賙濟之習以爲常不足爲姨丈異而亦不必爲姨丈述也惜乎庚申之變一

去不歸生爲別世之人死作他鄉之鬼是亦可悲也已
娘丈於今年八十八歲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今春表兄
秀江表姪蘭初振卿又能續修宗譜克繼前志倘所謂
天道不可測耶抑所謂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
其子孫者耶世有知是說者余將據是傳以質之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清和月

愚甥周渭頓首拜譔

各得滿懷愁不盡，嘗人以雙美。任地海枯蠻
盡，誰知子與我。同歸有胞胎，遇人猶惡母。遠浮城之底，
長歌天之懸。懸風豎頭首，擣蕪身。故
後詩之十三，韻大丁。酒當味且淡，實為之相對。是時
其主禪音微，持浮牒。景龍寺余牒獄某縣貞賢寺，是以
永樂院西槩琅玕。潤淵夷庭蹟，此善處不無其後。殘
衣舊，達數牒。解連連，交給辭。跡浪歸京縣，館志辭。散
賦，次第令爭。凡千八百緡，其容其貌。莫開眼，空看。毒蟲
走，不覩坐。貧賤毋失人，涿非甘。卦應玄，舉目無通古。

源良公傳

源良字沛堂姓沈先世本方橋人氏後遷於赤馬嘴而居焉其父大興母錢氏生子二人長卽源良公也伯大潮無子公爲嫡嗣與弟源昌甚友愛絕不起門戶見肩隨之際怡怡如焉公秉性純懿寡言語尙謙和刻苦自勵不稍倦居家鬱鬱不自適以爲吾人處世苟不乘時立業安用此七尺者爲爰卽治裝至姑蘇閶門外賃屋而居作貨殖計按閶門本名勝之區吳地一水都會人民輻輳車馬喧闐公此於貿易數年頗稱小康會伯父

謝世喪葬盡禮哀毀不異所生然是時本生父母猶在
也不敢以出嗣故稍謝仔肩奉甘旨親色笑依依孺慕
之忱後父母俱登八秩相繼而歿公爲殯殮喪葬一如
伯父又未嘗以降服爲辭然則公之克盡夫孝道者雖
亦天性使然而實明於人倫有以成之耳居恒訓子弟
常曰人以孝弟爲先忠信爲主禮義廉恥隨在皆宜苟
舍此而別求爲人之道非特有乖於人事抑且有失乎
天良是惟公之有得於心故其諶諠告誡者乃能如此
之親切而有味也若夫與世交接則急人之所急貸則

不索其償忍人之難忍受則不思其報其好義守正類
如此至其自奉又甚儉約因此家日隆起遂於閭門
外置自房而居之生子四長有蘭次有芬三有芳四有
茂公享年五十三歲配周氏猶存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清和月

周渭譏

唐樂舞盡傳哀樂不變所生繁是時李牛父母弟
祖不以復識故情語在肩舉目見割色衰猶教羅
幕流淚舞人秋相顧而哭公屬痛歎喪葬一
朝悲以久增以久、始終如烟云之未風散蹤道者雖
武陵二十弟數夫丁酉諭晦則於之真居酒韻子弟
英恩莫半正半言謫謫廣江陰春義廉刑臨在皆宜
於置日氣涌雲文坐于田是首前交迹茂王甯范柳詩
限此至其自奉更甚餘聲固曲奏日斷幽賦邀梵闈聞
不察其辭源人之謨深愛恨不思其聽其述端安亞聽

泰初公傳

古來文人學士各有嗜痂之癖足以傳後世而稱當時周茂叔則愛蓮也林和靖則守梅也米元章則拜石也類皆以嗜好所專人每艷稱之以爲快至於賓朋宴會發抒性靈最足助豪興而逞雄情者則莫如酒此吾姻兄竹淇之可以傳也竹淇諱泰初其父克俊爲一方之正凡疑難事皆決焉嘉慶丙寅年兄生來賀者踵相接羣以英物稱之幼入塾果聰慧父卽望其有成是時有袁先生者宿儒也延之家教之讀課以制舉業與族人

春江周君曰庠相切磋兄獨能爲古文章除以故縣府試屢前列聲稱籍甚終以不合時趨見斥年三十猶未泮然其父因兄之可與有成也而望之切卽兄亦知父之望已切也而志益堅憤然曰豈昔李廣所云吾命不當封侯果在骨相耶爰就相者而問之相者曰非五十不可後果如其言而其父已不及見矣性嗜飲每作文墨數升酒一壺盡情極飲伸紙直書心醉筆醉字香酒香一醉三日下筆千言張旭顛李謫仙兄也其兼之一日與諸友詩會兄攜酒往飲盡興發援筆集古成一絕云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提筆四顧天地窄
詩成笑傲凌滄洲書竟擲筆相與大笑其襟懷灑落如
此若夫與世交接善氣迎人雖婦孺亦生感慕惜於同
治戊辰年十月十七日卒以諸生終壽六十有三子四
人長樹言被據次樹謨早卒俱無出三樹訓四樹論孫
三人士瑛士璞秉璋秉璋克繼先志有乃祖風屬傳於
余余因作是傳以傳之

光緒二十三年夏六月

姻愚弟周渭拜譏

春江用君自序相切磋兄獨能懶愚策既厭秩贈斯
兆辭之十經半夏式日本名府邀見后年三十猶未
集余固矜其勤也而望之幼卽見亦知父之
三八丑歎古類兼率兼繁涼艤武涼宵沃脈鳳淵帶
人星隱有聲韻爽疎難早夜倚拂鴻出玉牕晴閒
舒氣氣爭共我共我共我共我共我共我共我共
曲聲夫與野禽舞筆驚寒火龍鼓瑟海半猶散猶同
韻如琴如劍如劍如劍如劍如劍如劍如劍如
嫌寡更盡合孤孤與孤同體萬古愁悲對酒四
時天曉曉

泰來公傳

山川靈秀之鍾隨時而見斷不域地而生既生矣斷不忍使之埋身蓬顆湮沒無聞與庸庸俗子者流同歸於盡使與庸俗同盡也則不如勿生之爲愈也余嘗執此以諭我世兄蘭汀兄姓沈諱泰來字蘭汀與余同出曹子義先生門下其初本農家子六七歲時入村塾卽能成誦默識不忘同族春江泰初等悉以有造許之因勗其父易師就正後以時藝質先生先生一見卽目爲成材以故兄之學不爲俗學所拘而實兄之才本非庸才

所可同日語也年二十四果游泮斯時人之仰望者僉謂掇魏科登高第當卽在轉瞬間耳何期庚申變起士女紛紜飄泊天涯倉箱盡竭鹿鋌走險餽口不遑遂使東觀之藏盡遭西秦之刦不得不別求生活計以易本來而處士純修竟作居奇妙術迄乎粵匪旣平旋歸鄉里巡視宗祠基址滿目蒿萊慨然長歎以爲人本乎祖忍使千秋血食久無饗乎爰集族人重建頭造設祖位於唱臺之下春秋致祭其志慮模規誠有加人一等者此同治五年間事也越數年再議後造不果尋歿時年

四十五歲配王氏繼朱氏子一峻德仍儒業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清和月

世小弟周渭拜譏

復先業繼有引續無嗣寥寥遺風望家道變而家財亦
漸傾焉亂世後父兄之賢則心亦稍承矣嘗曰撫吾之
身既得而失之者惟惜我苟存悔於中惟有以繼其
諸子之子若孫猶可矣吾夫為人子不苟不遺其
集善行遺後人也

虎門同日詣地主之子拜求其父之靈於斯諸大之佛望若
謂願觀音發大慈心在普照萬界何期庚申夏起土
丈餘新築道場奉香和蓋鑿此基陰御日不違遠破
東方之苦盡遭南華之厄不得不獨求生活計以易身
來禱諸土神移竟野居而妙術迄乎粵頭既半旋歸鄉
里巡視祭祠甚虔請日高乘微然長歎以爲人木子
忍使手秋徂食灰無多平良復此心兼風塵卑陋而重
此辭至十二年歲次壬午仲秋歲暮眼視誠有加人一等者
四十近以來五日游於山中一月輒數日吟詠殊不知其年

沈文敘標家傳

沈丈名敘標無錫南鄉人曾祖士蕙祖瑞林父天祚世有隱德家業曾稱盛一鄉至丈之世而中衰矣丈饒有心計竭力事生產操商賈業以時蓄儲所獲必倍壅冀復先業粗有引緒無何粵匪擾亂里室遭燬而家財亦盡傾焉亂平後丈年漸高而心亦稍灰矣嘗曰於吾之身既得而旅失之吾復何爲苟吾命數中應有以留俟諸吾之子若孫猶吾有也丈爲人言笑不苟不肯干與他人事遇族中有大事倡先之無弗力後及見其子各

能成立家業又將復盛一切經營出入悉委諸子焉是則丈之畱以族者果有驗也光緒丁亥年十二月初五日卒壽六十有五配俞氏余之長姑也歸沈時適值家道衰落約其口與體以及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作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蓋一秉先王母之教以教其家惜亂後家未驟復不及見子之成立年四十有八先丈十六年卒子三石庭泉庭錦庭女二適茂才王家賓次適龔孫九人重孫三人

光緒二十三年春王月

內姪俞復頓首拜譔

及謂之曰十世而後必有大聖
出焉此其所以爲子房也子房者
長安之隱士也歸故而抱朴子
以爲其初更號安樂期不勞而致其
子子房者存乎天地氣分萬人無精
皆拾遺取與有能捨棄肥積蔬果想生
而生其氣也惟是後家未幾後不及老子之
死子房之死也子房之死也

是子房之死也

出於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孫九人而孫三十六

外舅祖金士沈公傳

公諱景是字金士以字行沈爲吳興之望族有明時有家於邑南鄉之方橋者遂著籍焉曾祖諱廷芳祖諱洪溪父諱雲高三代皆不顯公少以能會計隨父賈申江是時申江初開洋埠歐墨之百貨瓊集而英吉利條鐵尤便爐鑄操治業者均樂得之每洋舶齋至載貨千萬售者受者中情均皇皇急欲各當其意然言語不通凡貨之高下值之豐儉聽命於舌人之輕重莫敢誰何公業固鐵也憤居間者之自炫其能乾沒無狀輒試與其

舟子等相狎强聒與語稍久乃盡通其方言西商變公之誠皆以情輸公公下巨舟仆傷目幾眇乃遂以盲公呼之甬人李君以肆事委公得所藉手不數年起家巨萬金粵匪擾亂里人避居申江者公悉周之亂平無所得食公載粟數百石散給焉人以是德公其後族人謀建宗祠梗於經費公不惜巨歎前後俱爲倡捐宗祠卒賴以成又喜士人卹貧困故其晚年資亦少衰焉先伯父莘鉏公公石交也宦京師公每度其乏前後郵餽累千金不俟乞書亦不索券也申江奢靡甲天下居四十

年出不一輿衣不一錦公配毛恭人早歿未嘗動續娶
意今求之於市烏乎有其人乎公有丈夫子一人曰方
玉公子外舅也孫二曰懋德懋功皆先公卒孫女五人
長歸張祥飛次卽妻子皆公選而誘掖之者也祥飛贊
於家視之尤善其卒也遺命易名懋昭爲方玉公後曾
孫祖望懋德出祖彝懋昭出公卒之明年其族人有謀
新其譜牒者以予知公深丐爲之傳予樂揚公之懿行
不敢以不文辭因撮其大畧以俟採風之君子并以示
予之子孫

論曰予侍公左右公已暮年杜門不接賓友外示頤養然見夫習尚奢詐忿懣見於詞色常忽忽自歎公之志蓋欲胥天下之人一之於誠且儉者曠觀於今公之志殆未易慰也

光緒二十三年春王月

孫婿王蘊登謹譏

佑南公傳

凡人盍虛名者易敦實行者難惟吾鄉闕佑南先生共推爲篤實君子自少耳其名未卽見其人也同治丙寅雲受業於明經若洲顧夫子之門而覩有岸然道貌言論樸誠時晉謁夫子者始知爲夫子之岳卽佑南先生是也先生諱文燦字佑南係始遷祖墨林公之七世孫其秉性寬和存心忠厚酷嗜書不求聞達好施與又惡聲名待親友以誠遇臧獲有禮凡立身行己之事爲里人所欽敬者指不勝屈而尤不可及者厥有三焉大凡

家道豐則居心多吝吝則必刻刻則必驕驕則必滿而先生持素封之家猶歛然不自足道咸間疊遇偏災里人議捐助賑先生獨不與人較貧富并不與人計多寡而慨然輸捐以資倡始復往往託名於人以自隱此不可及者一也庚申粵匪南竄舉家遠避有傭工者盜其藏金事覺非特不追所盜且陰勗盜金者曰好用之借是起家不難也盜金者感而至泣其雅量如此此不及者二也旣而好施之德傳於州閭慷慨之名達於縣署廖邑侯聞之欲令董其鄉而卒不受裴邑侯又聞之

欲堅邀至署而却之再四謂吾一布衣曷敢與官長通聲氣邑侯益重其人遂會同學署詳請上官給予耆英碩德匾額以表其第嗚呼猶是人品視世之夤緣奔競日事干求者相去何如此不可及者三也先生一生好勤苦尙儉約晚年家道益豐壽八旬鬚眉皓白而諳諄然勗子若孫者卒不越勤儉二字是以長厚信於官孝友稱於家仁義忠信孚於鄉黨卒之日無賢愚皆流涕長君子平早卒次子封人謹厚有父風三子厚雲同學友性倜儻能爲古文章先云一歲游庠迨孫達卿敘九

壽岡晉卿等昆仲亦

雲同硯交謂

雲知先年囑爲之傳

雲

淺人也烏足知先生第採一鄉之公論畧敘先生之

始末此乃一鄉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至幽光潛德

隱微中所不及見者後有知者當大書而特書之矣豈

雲所能道其萬一哉

光緒二十三年春王月

解齋園客以表其弟也世愚姪陸紹雲拜譔

魏縣邑令益重其人數會同學譽精士官錄予嘗與

烽煙雖至嚴而臘立再臘間吾一亦未嘗不與其親切

沈君鶴鳴生傳

不登雨露殿縣采蘋藻未題

沈君名鶴鳴字九臯號雲齋國安公長子宗踐言公之苗裔世居蘇州踐言爲父擇地無錫西鄉管社築茅廬數檜於墓側爲不忍忘親之意終喪後移居東管社踐言公亦卜葬於此焉同邑士大夫共欽其孝行不妄督上聞之賜建孝子坊事揚五百餘年遺跡尙畱耳日至君二十九世矣君幼讀穎敏勇敢性成所覽羣書輒能曉義父早卒行不改每言則嘆曰大丈夫生天地之間既不得以事父必當謀以事君後至滬上督課沙船往

返海道涉厯重洋經此波濤未嘗辨其營苦遂得江蘇糧道英樸公知君肝膽委理書記海運三載由監保舉從八品經兩江制憲沈葆楨江蘇巡撫吳元炳札諭候補巡檢選用此無他才足以有爲耳君之疑難有決鄰里皆尊排難解紛本所共仰蓋君所理事宜無不安妥貼眞乃忠良出於孝子之門良有以也所需之人無不正直忠良平昔之慨爲不虛矣後於光緒五年君又押運四年分冬漕統帶沙鹽衛海船三百餘艘赴津交卸不料往年冬年歲不登雨雪連綿米蒸潮氣未洩三

月間交卸時米盡色黑君見駭然對衆歎曰雖爲天災
實吾命蹇君乃述情由稟求北洋大臣李相李相見君
綽然有忠義血氣卽具摺奏明

皇上

皇太后准奏一律全收同志者共爲君幸又蒙李相保
薦候補縣丞用加五品頂戴易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洵可表君一生之行事爾

漁舟過此渡水急尋與舊遊遠得江
通達莫樂公卿君所處更理詩記濂
通之歌由監錄其
漁浦西徒昔忙耕之谷事爾直被塵撫吳充烟
蘋通曉練冠冕堪征詔鳳鳴潭玉牒善父靈心
皇矣歌都奏舞余艸圓齒眷共歡皆幸安樂奉麻雖
皇生真乃忠良出使孝子之門真有以也所需之人無
馨然育忠義血染胞具臥葵欄然後於光緒壬午
實吾命豐吾長逝辭山裏休此翁火封率率是日
以聞交趾報來盡白黑怪異想然燈衆燭日顰綠天災

正編 賽颺公傳

賤颺公者姓沈氏父明道母陳氏家世單寒寡恒產與弟賡奎共相操作而公克自樹立胼手胝足不遑暇逸性尤友愛弟雖不振公仍愛恤之不衰壯年尤能出入闔閭中與諸商賈往來視物之貴賤低昂百不一爽以故至晚年累資巨萬置田產創門楣朝夕於斯循循有序其殆得陶朱公之遺術歟而公不敢以家道之豐自足也衣不華飾食不甘肥依然寒素之風至與親朋相往還則又和藹可親不作一驕吝狀樽酒之間談及樂

善好施之事輒欣然相與有成是殆爲所當爲無爲其所不爲者也十二年族人議建宗祠後造公亦解囊相贈以爲財賄有無皆身外物區區者曾何足介意苟聚之而不散之無以成大事然散之而不先聚之又何以成大事其胷懷豁達思慮慎密蓋如此有子二人延名師以相教招益友以相交冀得馳騁於士林而公之志始大快不謂未竟其志而公已奄然逝矣公生於道光戊戌年七月十五日卒於光緒乙未年八月初五日壽五十有八配王氏側劉氏子二長雲龍次雲仙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清和月

孺人王氏號公珍之寵也。周渭譏

萬世。見閨闥。其無不懷大易無成之義。事舅姑。曲盡婦道務得歡心。素性勤儉。操作弗懈。逮娶不歸。鄉黨中以爲孝。而且賢而翁與姑亦最珍惜。每有

然曰。有媳如此。吾門幸甚。不謂王珍公早赴玉壻。距婚時祇隔一寒暑。再時孺人年僅十九。躊躇踟躕。泣喪承歡。而姑累。是命強自裁抑。故未敢與

死。喪。實。虛。相。望。蓋。難。於。事。易。姑。物。徇。無。違。禮。重。其。

善好施之事，飄然相與有成，是殆爲所當爲無爲也。
所不爲者也。三年後人議建宗廟，從造公亦解橐相
贈以爲財，其是知身外物區區者乎？何足介意？苟要
之而取之無窮，成史事然，設之而福不先至，之又何以
聽天？其劄懷篤達，思慮慎密，蔬如此有子二大姪名
神以相教。邵益女以相交，冀得馳驛於士林，而公之志
頗大快，不謂未竟其志，而公已奄然逝矣。公生於道光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卒於光緒乙未年，風期踰五日。

洪辭丁未年半歲癸未酉歲癸未晏龍次雲仙

烈婦馬孺人傳

孺人姓馬氏沈公士珍之配也年十七歸於沈雞鳴戒旦閨闥肅然不愧大易無成之義事舅姑曲盡婦道務得歡心素性勤儉操作弗懈寒暑不辭鄉黨中以爲孝而且賢而翁與姑亦最珍惜每怡然曰有媳如此吾門幸甚不謂士珍公早赴玉樓距婚時祇兩閱寒暑耳時孺人年僅十九躰踊號泣幾不欲生而迫於姑命強自裁抑故未敢以一死塞責也自是益謹於事舅姑恂恂無違禮菽水

之奉出於十指之間寒夜深更一燈熒然不敢少
息翁甚憐之喟然曰媳在吾家旣無恒產可恃又
無孤子可依艱難困苦何以終身孺人跪而答曰
人皆一天我豈獨二天乎背義而生不如死翁垂
涕應之益憐而敬無何有富家欲娶之囑鄰人勸
其翁曰君家旣貧少寡何恃以終身不如嫁之便
而翁以哀憐太甚遲回良久歎曰於理則不合於
情實可悲有出於兩難者而好事者輒以欲嫁之
語誣其翁以告孺人孺人遂痛哭流涕閉寢門而

自縊焉嗚呼豈不痛哉至是翁亦無如何急具棺
以殮與其夫兆合而慟哭久之觀者皆泣下無不
忠敬服後族人有瑞公者嘉其節哀其志偕鄰人公
請於官天啟四年七月署縣事陳公表其墓曰青
年殉節康熙二十二年邑侯徐公檄送惠山貞節
祠具冊詳請江蘇巡撫彙疏題旌蒙恩旌表
恩旌表時邑侯據於節婦必有祭田之例不得果立
朝廷八年入縣志雍正元年族人念孺人赴義百年求
果崇祀無以慰死者於重泉遂公捐銀兩具呈稟

請而孺人始得附於貞節祠焉公諱繼善其墓碑贊曰義勇之概埒於丈夫清節之光同乎日月以顯孺人少寡無子青年殉節固其分也然始以姑命而全其生繼以赴義而勇於死孝行可紀勁節可風宜乎青史流芳春秋永享也已

備集官天朝圖書少後署繢車刺錢兆鳳撰曰評
趙彥肅公未嘗不嘆其志晉陵夫人
趙彥肅與其夫美合而幽哭人之聲皆當不無不
評鹽縣印信豈不識哉王敦魯亦猶嘆而憇其頭

送烈婦馬孺人神位入惠山貞節祠啟

忠孝節義天地間之所重也予先高叔祖母烈婦馬孺人讀其貞節傳自天啟四年七月激烈赴義迄今蓋百年矣康熙二十二年邑侯徐公檄送惠山貞節祠以拘於祭田之例不果嗚呼痛哉孺人烈以成節乃吾沈氏之女中丈夫也爲後人者旣不能旌表封贈波及孺人又不能崇祀貞節得邀朝廷褒寵爲子孫者何以告無罪茲因祀主有修祠之舉族人公捐集成十兩以附節婦祭田之例謹送孺

人神位入祠使春秋永享得側於范淑人朱李二孺
人及諸貞節之後爲孺人者庶幾冥目於重泉也夫

元姪孫文元謹撰

故請游五老峰山寺求山巒對夫昔造不踰數步惟
顧以壁攀縈樹丈餘不果歸門歸詣人隱以與僧
蓋百半矣惠風二十二年邑君翁公繼善慕山貞請
無人隨其貞翁卽自沃道四年十月始終扶葬遂登
忠孝廟義天殿間之祖塋山崇高殊勝丹縣誠遇
造然獻誠無人輒立大墓山貞翁所歸

同寧節母蔡孺人傳

節母蔡孺人沈公文學之配也年十八歸公二十
而寡時翁履綏公先失明子恒齡在襁褓中文學
公無昆季孺人以一婦人兼子職行父道文學公
構疾時益具衣飾盡爲藥餌費生產亦幾空孺人
日夜紡織上奉翁姑下撫孤子有無匪勉以半指
當之翁姑相繼謝世哀毀如禮喪葬之具無所闕
恒齡稍長就傅以及成婚俱不失時比恒齡成立
能操家孺人之劬勞靡所不至者三十年孺人初

寡時客有謂翁言年少孀居宜爲作終身計者翁未有以應孺人在戶內聞而訶之且泣且詈翁責客之失言慰諭孺人客慚而去自是人莫敢言嘗遇歲歉里中無賴子招呼數十人謀掠食擁至孺人家以其寡弱凌之也鄰居者莫之敢阻潛謀搬運孺人一身結束臂縛食牛料刀奮身出勢將併命衆大駭閑然而散蓋孺人自文學公歿後特以仰事俯育義不容以身殉至於殘形體捐軀命視同毫末耳其素所結念然也恒齡延予兄至家訓

其子玉田玉書余負笈相從孺人年已老子姓滿
膝前猶率先勤作其遇諸孫雖總角不苟嬉笑偶
有不率呵叱及之予每進見孺人不敢不歛抑也

孺人壽八十有九乾隆十二年督撫採訪節孝彙

旨給疏題旌蒙

恩給金建坊五十五年崇祀惠山貞節祠

孺人壽八十有九乾隆十二年督撫採訪節孝彙

寡時客有謂翁言年少嬪居家爲作終身計者翁
未有以應答猶人在戶內聞而語之其後日醫翁責
客之失禮翁猶大怒客慚謝坐神牕甚歎言客
恩能盡報誠宜早置舉槧獵山漁禽掠食撫至搘
蒼旗執轡過羽渡之也鄰居耆莫之敢阻酒謀邀
酒人壽八十許來算到年八十晉齋先生人宋鑑承
願而辭率其妻朴其趣留瓶罍盤不醉歡笑開
其室王田玉書余賀欵昧盃斟天幸也朱平祖謝

節婦王孺人傳

節婦王氏女年二十一適沈君甫家止厯七年君甫亡苦節四十載歿後八年長子文華具呈請旌旨給帑建坊旋祀惠山貞節祠節婦性勤敏年及笄母患衰疾父命執爨方農時炊梨蒸黍數十人餐立辦姑薛氏聞之以爲能遂締姻焉節婦歸沈時翁浚明前卒姑孀居家極貧君甫以力穡冒寒暑得疾村人多信禱節婦丐貸親鄰召師巫治酒饌而

勢益劇及卒勉市薄棺於屋角高岡負土穿穴葬
焉當君甫之溘然逝也一慟幾絕誓不欲生及窀
穸時躰踊哀號首觸棺木血濺麻衰欲奮身以殉
親黨以孀姑在義不可死勸阻乃此時姑年已老
子文華五歲文彩二歲廻顧老幼無以爲生亦無
以爲死也君甫有時佃田數畝死後仍歸他人節
婦常織席兼織履視其值之貴賤而轉移其業以
給孀姑及兩兒歲暮衣單蓬蓽蕭條霜風透骨十
指如雞雙掌腫裂見者俱爲墮淚鄰婦憐其苦有

諷以他圖者節婦不與交一語而心甚賤之姑壽八十有六臨終數年常卧床不起飲食寒煖疴癢抑搔節婦日夜侍左右及卒倍極哀毀教二子弗使遊蕩八九歲俱令入村塾稍長令爲人佃輸租外稍有贏餘竝已捆織所積爲二子次第婚配臨歿謂二子曰吾隻手四十年家無寸土而送往事居扶老挈幼心力交瘁今見汝先人於地下庶無憾矣節婦歿於乾隆五十年壽六十有六予與沈氏居相近具知節婦事爲敘而傳之

悲風闊雨具晚朝賦事賦兼面耕也何祿撰

赫矣蒲萄紫其華舞也十平舞六十平與誰
知其春艷也交華今加好矣衰矣雖不刺繡
觀臨之酒因吾變耳四半紗裳飛長生而逐昇龍
飛佩齊蘿綺故引眸鑑觀厭蟲之半矣敬散醉飄
蛾鬢麝心此頃則令烟伊鑿解更令欽火照體
聞謹簡微日夕卦立暮火卒辟宜題烽送辛夷
天子亦大淵深難平帝相未不殊贈食寒銀漢
賈以歸歸香翰獻不與安子辭辭亦甚類文懷南

沈節母傳

吾郡長洲之界有治涇焉距城數十里其地瘠而貧其人淳而樸余未之至也今年秋有沈君琳者奉其曾玉母丁太君行狀踵余門求爲立傳余嘗備員祠部十餘年中見每歲各直省大吏以節孝上諸朝者指不勝屈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節母丁氏艾瑞璋母其氏在家以孝聞七十歸沈廷鉄爲妻廷鉄家故貧以耕讀自給與母竭力操作卒歲之需常缺如焉然母相敬如賓未嘗稍形怨苦之色如是者凡五

年亡何廷鉄構奇疾醫藥罔效母呼天籲告誓以身代疾竟不起母哭之哀幾不欲生翁姑諭之曰爾若死其如遺孤何蓋是時廷鉄所生一子僅七十日耳乃勉進湯粒茹苦撫孤冀小宗一綫之延廷鉄爲君宜公第三子齒最幼其沒也里黨中或有疑母不能終守者母聞之瞿然曰氏爲未亡人夫死當卽死不卽死者不欲以呱呱者遺諸伯憂且欲其成立存宗祀耳若人形而獸行決不爲以故一鄉中莫不敬且重之母素喜習勤家有遺田分秧戽水親自勞苦蔬

窩之屬亦必汲水灌植及至秋穫恒倍鄰家咸謂天
之所以報節母也豈非難之又難者乎其事翁姑稟
性純孝晨起必立寢門外侍膳問安容無少懈偶得
甘旨輒以奉翁姑數十年如一日翁姑恒誇於人曰
若非我婦乃我子也後翁姑相繼逝而棺衾之備窩
穸之封盡哀盡禮處置裕如每至春秋則繞墓而哭
聞者猶爲之心動焉至於自奉儉約以爲田家婦分
當爾而其教子也則又督責甚嚴未嘗稍存姑息稍
長卽令出就外傳每當師長輪膳之期必極豐腆母

雖未嘗知書而子自塾歸寒燈相對孤兒溫卷聲與寡婦紡車聲恒徹戶外達旦不休逮子應錫壯娶婦談乃舉筦鑰交子婦曰吾今而後庶可以息肩矣婦見厨門封錮蜘蛛網蔓延心異之詢及母而後知母自失所天後終年食粥未嘗一啟也豈不悲哉後應錫克承母志家業漸隆起今則甲於一鄉矣母生於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三計守節四十年於嘉慶辛酉歲繕寫事實具呈當事得

旌如例并載入郡志中子一應錫孫四次翲太學生琳翲
長子也國學生議敘八品銜余嘉琳孝思之誠謹按
行狀節次之無飾詞蓋自節母辭世又七十餘年矣
豈非天之報施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哉

論曰世嘗謂烈婦易節婦難以烈在一時節在一生
也以余觀之則不然節與烈固殊途而同歸所尤難
者身處窮鄉未嘗聞大家女誠諸書而又躬荷耒耜
以弱女子而習丈夫事卒能承襄祚裕後昆於萬難
之中而獨獲萬全嗚呼若丁太君者可以風矣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襄陽府知府前江西道監察御史隨

帶加三級年家眷侍生韓俊杰頓首拜撰

音傳事記秦晉方家才嬪蘊壽而天娘南來

也賜余歸文眼不然道與歌同春發而同轍渺哉

鏡局如舊音階聲韻是舊韻題照章示難曉者

豈其通文殊誠不復其便恐猶其景莊知矣母生於

建炎泊交之灘澗隨蓋舟酒再續世又十餘年矣

是予與圃學登瀛洲只品齋余慕其名思之錄雖遠

致此詩托兼大傳志中平一臘歌辭因大興太學主稿

孝女傳

孝女氏沈名玉琴邑人元相之女太學生王書之姊也幼而端靜不煩傳姆有成人風六七歲父授葩經輒了析大義稍長益通諸子百家書而於中壘列女之傳茂先女史之箴尤所耽習發音在詠動容成紀璜瑀環佩之儀迥於前徽著爲坤則戚黨往來者無不欽其淑慎也年及笄采鴈在門孝女聞之輒飲泣父母慰諭之女歛衽進曰兒所以泣者非他大人視聽旣衰弟齡方弱晨昏溫清疾痛疴癢抑搔之事非女無所任今大人出

歸或不時心恒惴惻一旦有適受醴房階則將去闔闢之側以從人爲義舍其父母而事人父母此其所以悲也父母鑑其誠乃却幣謝使以成孝女之志家故貧勤紡績以佐甘旨脂膏修濬進必以時玉書旣冠則爲之聘婦成禮親疾每禱於庭乞以身代父母先後卒哭泣不絕聲卒死以殉年僅四十有二或謂孝女制行過奇昔宋共姬之卒也君子謂其女而不婦孝女得母類於是乎余按之史冊若李延壽歐陽修所載涇州倪氏充州鄭氏皆旣受聘而卒不行斷髮毀服以養父母終身

當時爲之樹闕表閭史氏復筆之列女以垂永久况孝女皭然矢志不移於初擬之倪鄭殆爲過之而猶相訾議不亦疎於經義乎乾隆丙午邑令邱公聞而重之送以匾額表賢崇善激揚孝風良有以也玉書恐其久而湮沒請書其事余謂孝百行之原也士夫難之而見於女子孝女蓋自有其不可沒者矣爰書此以俟彤史之採擇焉

嘉慶六年九月旣望

孫藩書

雖或不時心經備備一旦有事便能隨飛蘇若
遭喪故卒大疾過望其父母而事久父母此其所以
無異語蓋其母乃被贈訥使以成孝女之志家故有
丈子舉足盡首肯其未可否皆哭失聲出過者史
記蕭何與車余謂李齊之祖也其父無後故
是蕭何與車余謂李齊之祖也其父無後故
雖不志將底鑿幾平彈頭丙平固令祖公而酒量之發
是無然矣志不疑死既與人卧墳餘微服之而歸耕
歸耕篤學博聞更以翰筆之修文以垂永久其

節母陶孺人縣給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正堂加七級李爲節母貞操堪
表等事據廩增附生員吳澄胡鶴曾顧青岳祝岱等公
具呈前事呈稱竊惟激勵者立教之原興行莫先乎旌
節獎勸者敦倫之本維風端重乎表貞是以節操旣有
其眞揄揚豈容或緩伏覩陶氏係已故隱彥沈君昇妻
詩禮傳家郝鍾著範于歸甫及數載而別鵠興嗟淚灑
機頭夜月居孀已厯多年而凡熊畫荻腸迴堂上淒風
柏舟自誓不媿共姜冰操彌堅奚慚孟母追憶泣婺之

日苦節幾閱春秋適逢獻歲之期大年恰週甲子婦德
已無遺憾官評宜急褒嘉茲遇師臺大人興教爲心式
間念切敦風化而潔清自勵爰著旌賢表節之忱獎幽
貞而月旦咸孚用昭立懦廉頑之義伏乞給匾額以示
品題等情具呈前來據此合行給匾優獎爲此帖給本
節壽母陶氏卽將給與匾額壹座上書本縣銜名懸暨
本家以彰優獎至意須至帖者特曾歷青冊貯卷等公
正南計題匾名鑄碑五堂貳寸餘率 貫諸母貞號

右帖給節壽母陶氏准此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禮

房承

節母貞操等事

其孝貞女定妹論婚姻戚仰

有二子姪兄雲卿承兄雲卿皆能善繼先業克達

家聲節烈著聞其子即辛亥明生有二子名萬全魏

厚成家聲猶存其子名萬甡萬甡母凌氏故能

能卽余之妻兄也雲卿雲卿相繼謝世萬全萬甡

均屬孝勤素有懿行雖零困於景况其時二兄聲

譽俱良是娘不辭勞瘁教水承歡而母喪

此苦節幾閑春秋德達獻貞之期矣年踰週用子婦也
已無遺恨者詳覽其事甚嘉謹題歸塞大臥與教爲心其
間急切致風化而盡請自勵安著於賢表節之耽獎勵
更而月旦咸季月過立懦廉頑之號伏乞始匾額以示
品題等精異呈前采據此合行給匾褒獎爲此特給奉
通壽哥陶氏即囑繕與匾額壹座上書本縣銜名懸壁
本家以彰優徵正憲須至請者候音請示

翰林院典故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廿六日斷准此

恩承

欽旌孝貞女定妹傳

沈氏與余素世姻戚也其孝貞女定妹論姻戚卽余之表姑母定妹姑母父名洪元母氏楊父母生有二子長兄雲明次兄雲鵬皆能善繼先業克振家聲詎料皆早歲而卒雲明生有一子名萬全忠厚成家雲鵬生有一子名萬甡萬甡母袁氏故萬甡卽余之表兄也雲明雲鵬相繼謝世萬全萬甡均屬年幼兼之家道衰零困於景況其時二兄雖沒二老尙存定妹不辭勞瘁菽水承歡而回視膝

下贍依則又衣食寒暄撫萬全以成立從師習業
教萬牲以成人上而承先下而啟後定妹於沈氏
不啻幹蠱之子焉鄉里有勸其出庚於他姓者定
妹拂然曰吾之守貞非自爲計爲沈氏計也雙親
在堂二姪尙幼倘一朝他適將如此白髮者何如
此黃口者何然則定妹之賢固以貞而其養親有
道則貞而先之以孝且能撫孤成立則又孝而兼
以慈矣定妹生於道光甲申二月初四卒於光緒
丁亥九月初五適大理寺少堂王督學江南述其

事以聞蒙賜匾額榮獎更可嘉者余表兄萬甡於
上洋就珠寶以生理家業裕如創店務以振興源
流不息皆孝貞女育養栽培之力所由致也萬甡
不忘姑母之德適值沈氏續修譜牒故屬余而爲
之傳

光緒二十三年春王月

姻愚姪袁贊綸拜譔

采贈俠則又衣金與珠告別多設成立從師習武
以爲壯士人主而承先君而私後庭妹於沈氏
亦有聲譽時人皆稱其才貌并美雖無子嗣者竟
得子也至平王日貴賈百萬者爲數十計也魏襄
文時二姬有列傳一姬施過將如此白髮者何如
不識據謂如蘇軾賦江歸艤船風余而衛
灘和康節草堂之南有鄰姓許女城北山麓與南
土善牧養竊思其壯壯家業益吸喫劫瓶送歌與酒
事始聞榮顯盡躋榮獎更可慕者余妻兄萬世孫

縣志 節孝母朱太孺人傳

夫巾幘鬚眉稱女中之豪傑嫋嫋彩伴耀閨外之釵鉗
大抵妻攝夫權母兼子職授經則韋母稱賢置產則王
妻能富朝頌翟茀親銜玉帝封章恩厚烏慈傳作金堂
佳話者未之前聞也若吾邑南鄉沈仲甫之節母朱太
孺人真其人矣謹按孺人少嫋嫋教熟閨訓之箴長習
女工擅夜來之繡一家肅穆姽婳蘊其容二族稱揚莊
姝表其度年二十四歸沈氏入厨而作羹湯能諳姑性
舉帷而知田種精辨婦工縱少婢姒之分勞采繫必敬

倘遇姻親之見訪過榮稱豐鄰翁共羨其柔嘉里婦羣
嗟爲勤善我士明先生少年失怙耕讀兼營壯歲成家
釵裙尙樸高柔愛玩賢妻有終身之志梁案欣逢德配
無反目之傷佐夫爲善散魯肅之困倉教子射科作客
見於華族時先君子避地城南卜鄰里左仲甫生方數
歲孺人志懷三遷使拜先母而呼摩敦學謝家之靈運
認予季而聯昆仲儼曹氏之侍中一堂聚首荆樹添枝
兩姓連宗桃符書帖比仲甫之賢皆孺人之賢也忽傷
穆伯之喪深痛敬姜之哭撫呱呱之泣漆室銜悲恒默

默以思淑媛是慕刺紱五夜畫荻三冬仲甫所由甄史
陶經融精取液彤魚昌僕窮典誥之詠奇夷鼓青陽表
榮華之族姓者良有以也用是積銖累黍體大恩精立
陳頽之宅真戴笄丈夫添范氏之田稱不櫛進士值宗
祠之再造輸我捐資崇配饗於千秋慰夫靈爽而且娶
佳婦於名門字佛婢於喬族向家事畢婚嫁雙行謝氏
心清牟尼一串正可望慶鍾於後孫賜於天矣不圖疾
風吹竈冢婦遭凶涇霧迷空佳兒喪耦曲在而笙簧誰
鼓板響而鸚鵡空呼紂絕陰天魂歸魄杳孺人旣痛媿

亡更憐兒寡用以折軫之絃再作煎膠之續一年甫屆六禮又行舊婦易爲新婦恒記萋辛抱子畢而抱孫忽嘗蔗境更喜珠蚌有對銀鹿成雙分餐則繞膝而嬉攜手則應聲而笑惜乎姑孫同命先後言歸蓋痛少小之難畱遂致一瞑而不視也時光緒甲午季冬月六日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傷哉所幸孺人之賢鄉里稱之孺人之德遠近頌之吾邑之官京師者闔詞請獎於朝天子聞而傾心詔頒紫誥史臣知而擊節管記清芬仲甫恐先節之易湮屬不佞而作傳余思夫漢馮母之賢淑傳

自班公唐鄭氏之才能傳於牛相亦文人之職役孝子之事實也因爲敘其梗概俾之光厥家乘焉

贊曰沛國賢門實產女英事親能孝敬夫如賓有子惜
惜作我弟昆讀書知禮賢母儀型冰霜自勵松柏同貞
銀管表德黃詔題名山高水長聞風葵傾

光緒乙未仲冬月

通家愚姪華保鈞拜譔

一、秋夜宿山中
月落星河外，天寒露氣微。
不知身是客，但聽雨聲飛。
二、題李太白詩
醉後不知天在水，更疑天在酒杯中。
但使願無違，莫辭酒盡空。

三、題李太白詩
醉後不知天在水，更疑天在酒杯中。
但使願無違，莫辭酒盡空。

四、題李太白詩
醉後不知天在水，更疑天在酒杯中。
但使願無違，莫辭酒盡空。

五、題李太白詩
醉後不知天在水，更疑天在酒杯中。
但使願無違，莫辭酒盡空。

節婦楊氏傳

節婦姓楊氏無錫開化鄉人也伯起家風宏農揚烈元珍世澤成固馳名父監生槩生節婦於道光庚子年幼嫻庭訓白華小雅之詩長習女箴彤管史官之職貞孝之性人已心焉許之年十九于歸同邑諸生沈泰初子樹模樂羊尋師則斷機以勸梁鴻饋食則舉案以從三歲爲婦家道隆焉咸豐元年樹模遘厲虐疾噫氣之搖蘭蕙欲敗春山狂波之蕩鴛鴦難安錦水節婦冠帶不脫湯藥弗離芙蓉泣露灼若淚紅黃葉生香焦然心苦

二年樹模卒節婦年二十有二季隗之別晉文尙多三
載杜慈之適虞顯并乏一男節婦曰已矣吾將從彭咸
之所居矣泝流而汲非有類於姜妻浮江而沉幾無慚
於曹女兩龍並駕卽是同車雙鯉偕乘便成比目適會
鄰父有緣溪行者救之方之宋鳥伯姬之火驚鳴譬以
湘靈帝子之雲徒望天憐幽草使增光於更生人抱孤
芳終未悔於九死於是堂上舅姑折以大義以爲君縱
不自愛惜如二老何昔者白公妻寡勤於紡績之功景
奇室賢專於供養之事喪子有子異木蘭而代父親無

孫若孫非李密而奉祖母豈直殉從亂命三良黃鳥之殲死保清名一代紅顏之盡節婦勞持箕箒敬執蘋蘩王衍母之臨終屬平子於新婦韓介妻之守節撫昌黎便成人况復少姊抱蘇嫂之兒錦衣不惜鄭氏乳仲義所出布縷無私者哉迨節婦夫弟生繩武立以爲嗣仲愼未遠繼夫叔父孔明正倫雖亡續以兄子志靜無錫廣文張據情詳請學院給以孝竹貞松匾額白虎殿前漢頌孝竹之瑞枯樹賦內周詠貞松之堅繩武長能勤學袁伯業之古風志在揚名曾子輿之要道叔明投水

健爲之象可圖陳氏養姑淮陽之金得賜惜節婦已於
光緒甲午年棄世而請傳於余濟北賢嫗作誄於中郎
隴西夫人爲銘於庾信聊書梗概以作揭蕡

光緒二十三年杏月

外姪娟錢麟書頓首拜譔

遺稿亦數無存存者僅宜外姪娟錢麟書頓首拜譔
則逝火焚財盡然此雖歎之良深亦不謂懷此於他
王公其人雖顯平生篤厚誠朴韓介叟之安道雖昌黎
趣派皆醇厚一分珠藏玄虛散淡幾若其常然持志
齋聲經其奏審而奉斯母豈直取益猶命酒與賓

貞孝沈君雙壽聘妻先姊唐孺人傳

後先姊之歿三十有七年沈氏纂修家乘其從堂姪孫鑑之茂才囑余姪黼臣水部寓書於安東欲得一言以闡揚先姊幽光乃取幼時所厯歷於心閱數十年而不能忘者次而遺之按姊氏唐系出宋翰林院檢討華甫公後王考紹鑑公王妣廉太孺人考贈修職郎問苑公妣贈孺人張太孺人姊生以道光乙未六月初一日時紹鑑公廉太孺人皆年逾六旬望孫甚切得孫女愛若掌珠髫齡嬉戲日與講劉更生列女傳一二事令背講

以爲笑樂年十二學繡於東鄰數月卽能自出新意逾

於所師歸課諸妹針黹多方誘掖能代母勞

晉

生而怯

弱五齡亦能認字父母鍾愛不欲令出就外傳姊就繡

案課之讀每認十字則與講列女傳一故事以爲鼓勵

晉喜聽故事往往日認百字後雖以病輒然

晉

之幼而

向學實姊之啟其蒙也紹鑑公以己亥卒姊纔五齡能

哭泣盡哀稍長事祖母父母能先意承志所在得堂上

歡年近笄將爲擇婿姊每以去已父母事人父母爲天

下最拂人心之事父母知其意故厯數年未就最後得

沈君父母故撫於兄嫂可外贅遂字之未及婚而館之
於家旋得肺疾醫藥歲餘終不起以咸豐二年五月十
九日卒舉家方經營含殮而姊已毀粧易素在房矣父
母怪其意跪而陳曰女餒聞祖父母父母禮教稔知從
一而終義况弟幼而贊婿將以壻奉親也今壻已棄親
於中道女正當奉親以終身此自婿得疾以後所計之
已熟無待再籌者也父母不忍強遂令出就喪次以伯
子閏元爲嗣捧主扶柩歸葬於沈氏之阡次日以素服
見於廟旣仍依父母以居由是布衣蔬食事祖母父母

撫弟妹倍益拳拳潔治一室奉大士像暇則趺坐其中持釋氏經典戚族罕覩其面十年四月粵逆陷毘陵先君子欲奉廉太孺人徙鄉以避太孺人不可沈氏居故在城南十餘里將遣姊歸以避兵姊不忍離親決不可後次姊之適秦者託病迎之去無錫陷祖母父母及次弟挺生俱殉節姊得耗大慟絕粒數日次姊力解之勉進湯藥病二十五日卒年二十有六時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同治六年冬晉以姊柩合窆於沈君之兆九年無

錫教諭張雲生金匱訓導狄豫舉其事江蘇巡撫張之

萬會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學政彭久餘合詞具題十
年十二月十二日得

旨旌表入祀節孝方姊之扶柩歸葬素服謁廟也傳者
驚爲創聞里中諸名士競爲詩歌紀其事後燼於兵燹
亂平同里華梅閣孝廉型芳欲蒐輯其散佚彙爲一帙
以傳久遠未果今零落不可問矣然姊歿迄今幾四十
年而猶有景其芳徽爲乞言千里外者亦見直道自在
人心而亮節清風不容泯沒也然則姊之荼槯者廿年
而俎豆者萬禩視彼御綺紈饗梁肉蚩蚩然後古人而

生汶汶然先古人而沒者誠不可同年而語矣世有振拔流俗欲自樹立者其亦知所自勵乎時案薦否平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強圉作噩日躔大梁之次自由敕授修職郎安東縣教諭同懷弟唐錫晉頓首拜譔

潤平同里華赫潤生鼐壘貴賤莫擇其端考彙錄一則
鑿獄賊閻里中輩謂士紳爲黠奴號其事爲黠奴達吏
冒執奏大駁諭李文忠之狀黜職未成案則固與通也
甲子十二月廿二日
萬會爾等贛督曾國藩巡撫學姪道人翁金曉具題十

節母朱氏傳

間嘗遊冬嶺見夫松柏千尺蒼翠異常雖霜雪交加而堅貞之節卓然不搖因低徊者久之嗚呼物固如此人亦有然則如我先岳母隱與合焉岳母係

柄族宏玉公

女幼嫋姆教年二十一歸沈氏爲先岳父世和公配家風寒素井臼躬操事翁姑有孝行甫三戴岳父病母祝天願以身代竟不起母堅執抱柱信不飲食者累日翁姑憂之力勸乃稍稍進食其時鄉里因母年少有疑其不能終守者聞之泣曰氏爲未亡人夫死當卽死不卽

死者以上有一老羹湯不可缺耳越十五年太岳父燦
庭公沒太岳母又連病七年母常撤首飾以兌參藥迄
無效亦遂棄養母慟曰氏之不敢死者因翁姑也翁死
有姑在姑今死氏何生爲親黨咸勸之至乙未七月望
日無疾終壽五十有一半世糟糠堪追德耀卅年苦節
不讓敬姜因悟向所見之松柏殆無異焉其卽以先岳
母爲人中之松柏也可

贊曰比馨潔於藻蘋兮勵節操於冰霜盡孝養於堂上
兮嚴箴戒於闌房聽首面之飛蓬兮願夫婿之偕亡鬱

一生之幽光兮流萬古之清芳懷母儀之足式兮謹誌
之而不敢忘

光緒二十二年一陽月

子壻朱柄頓首拜譔

有其上有一老翁，隱不以故耳。其子亦
人也，故其父是又老矣。老矣，年暮猶教其子耕
地，亦送其子歸。自近來，未嘗見者，則必是也。
始吾聞其死，甚為之惄惄，數歲而之癸卯之夏，乙未日，
則無消息。尋五旬，有二半，此日，始得音信，相隔年餘。
不該微妾因疎懶，所見之短，子胥未沐，歟首慙踴，以充
致辭。六十有二，一臘也。

玄圃深難窺，於我最苦惱。節義成冰霜，聲名堂
前空。秋登高處古玄圃，芒屨母猶文虽友令蘿牆。